

[illegible]

月全	收率	五元	月全	收率	八元
----	----	----	----	----	----



售山有均店商大各及房藥大各外內國

丙寅公司謹白

精白車糖

[illegible]

日本海上保險公司代理人

永福洋行

五、

霍省長大政宣言

- 一、澄清吏治
- 二、剔除積弊
- 三、銳意興革
- 四、外交親睦
- 五、與民休息
- 六、願聞已過

竊聞行政貴持大體，坐言必期起行，爲治不尚虛名，統籌乃維繁榮，是以興利除害，胥視民意爲依歸，聚賢循名，悉以公方爲準，才疏學淺，加以時局未定，國步多艱，急遽易招尤，因循又難更始，惟有開誠布公，求實效而戒虛聲，凡有庶政，公諸輿論，冀全省人士謀樂利焉，一日澄清吏治，三風示儆，商賈盡食鹽之防，六計觀瞻，法重能明之選，古訓具在，詎可或忘，課績之方，悉本斯指，一日剔積弊，肅清苛擾，禁苛宜以絕官邪，鋤積弊，杜弊芽，防微杜漸，涸源而止，咸與維新，存舊染，一日銳意興革也，政治之良窳，實爲變通，人事之推移，亦因勢而導，察利病，慎厥弛張，果能便民，寧敢矯矯，一日外交親睦也，投符贈繡，原皆修好之儀，張致試舉，是所衝策，矧茲時會，尤重睦鄰，固圉綏邊，豈能改觀，一日與民休息，勞思集木，憂國之空虛，軫念棲食，憫流亡之凋瘵，時日民亦勞止，況可小康，豈不然而乎，一日願聞已過，改過不吝，仲尼亦贊成湯，寡過未能，是吾師也，凡此數端，悉以自勵，以勵同僚，深恐著志未逮，聊爲政之思，儻承教益不遺，作言壯行，幸垂昭察，靡敢自便，

五大會之寫真

各派軋轢如故
共黨勢力大增

十四日南京電，第五次全體會議，宣告流會以後，經蔣介石極力疏通，宣告閉會，此次會議，最足令人注目者，唯廣東廣西兩派軋轢之暴露，新派與舊派意見之不和，從前視共黨之陳公博，忽然恢復其勢力，壓倒廣西之保守派，而握有會議之優勝權，是以李濟深以下之廣西派，離開南京，十日以後不足法定人數，及至蔣介石疏通各委員間意見衝突之行動，似承認共產黨的廣東派之勢力，又漸染幾分赤化，廣東共產黨之蠢動，從此勢力必日見增加，然蔣介石認爲恢復有如昨之氣勢，全體會議，

馮玉祥在寧觀望

所部果肯歸南京節制耶
(南京十三日電)馮玉祥依然患病，現留醫院治療，聞全體會議散會後，仍留南京，參列軍事改編委員會，俟其所部第二集團軍，撥歸南京節制後方離南京

又一行刺田中兇犯

藤本要次氏
東京府下大崎町之香具師藤本要次氏，年二十六歲，犯殺田中首相案，現受東京地方裁判所檢察局審判，於十三日不期供出買有手槍，以圖暗殺田中內閣，檢察局於十四日繼續嚴行審訊云

日本匯兌問題

日本匯兌行市如仍繼續低落，則日本財政部決定請求對付方針云

南京政府發出第二次對日廢約照會

已由日領轉達日政府
對日發出第二次廢約照會，已由日領轉達日政府，(東京十四日東方電)

日本當局求各國諒解其對華態度

田中邀請各國大使
確聞，日本對華政策之態度，於對外聲明宣言發表前，應先求各國駐日大使之諒解，故兼備外交總長田中氏，已於十四日邀請英美法意各國大使，代理大使說明日本對華問題，態度，而尤注重於東三省問題，該宣言於十六日開議後當可發表云

中外新聞

林權助之臨別語

勸日人安心發展
絕無問題
據稱奉天軍警，元帥而負重大任務之林權助，與當局接洽要務略告告竣，臨行時，在本地日本領事館中，對日本記者談話如下，予此次來奉，非具有政府對華政策特別之責任，每次與張學良會面，必與林總領事同行，對奉天派與滿洲之前途，雖無特別的變動，然能一言一蔽之曰安穩，張作霖死後，張學良之處境，前途極多難關，日本非根本反對南北安協，但欲東三省統治於不願國際交誼進行廢棄條約之政府，果行妥協，南方人物必來，東北奉天派之勢力，亦必被其推倒無疑，而張學良之地位，亦將陷入混亂，主官官，下至國民，必將捲入戰亂旋渦之中，審察，吉林張作相雖派軍入關，然極力講求減輕人民之負擔，是以頗得人民之信仰，而滿洲富源，中國業經次第着手開發，高唱三民主義，標榜無地盤之野心，然觀其苛徵求，無所不用其極，其所以虎視滿洲者，良有以也，滿洲政治無論有何變化，關於日本之權利與利益，決無悲觀之必要，當其之時，神經過敏的議論，自應嚴禁，蓋日本對於滿洲，關係維持治

賀龍又以第三國際號召

湘當局急謀剿辦
漢口電，賀龍率部餘萬，在桑植以第三國際號召，第四集團總司令魯滌非，胡宗南兩部，鄉督辦，迅即派隊剿辦，朱德在資興與毛澤東，江西寧岡，魯滌非與朱德結合，賀龍已被暗殺，惟據電通社消息，賀龍已被暗殺，確否尙待證實，漢口十二日電，共軍首領賀龍，最近被勝九雲暗殺於湖南西北地方桑林之中，勝九雲原係賀龍部之副官，現已投入湖軍，以二千元之賞金，而殺賀龍云

安自有發言之權

及日本之智識階級，都似已忘記，此乃俄戰後關於締結中日條約，當時中國聲明書，認日本此種權利爲合法者也，內政干涉，固非適當，日本亦無何等思想，日本對於維持滿洲之治安，已有決心，故政局無論如何變化，大可安然無慮，滿洲以種種事情，再不移殖多數僑民，但對於農業原料，獲得，通商交通之發展，日本人前途，大可發展，有安必樂業，發展，予所望焉

中英事案解決之雙方往來照會全文

英使館所發表
中英南京事件，業已解決，雙方往來照會，十三日午後三時，由英使館發表，茲特披露如左，王正廷致英公使照會，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南京當局電催夫人回國

各旗均受其黨煽惑
南京當局電催夫人回國，中央全會會議致電夫人宋慶齡，於孫文葬期前回國，以便參與葬禮云

平津附近駐兵調查

約有一十萬人
天津通信，此次平津一帶，漸次向東撤退之軍隊，已將近二十萬人，駐兵調查如下，(一)晉軍之駐兵，約八萬人，(二)韓復榘駐兵，約三萬人，(三)第四集團軍駐兵，約三萬人，(四)方振武之主力，約一萬人，(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七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八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九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零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一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三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四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五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六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七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八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一百九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零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一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三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四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五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六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七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八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二百九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零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一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三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四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五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六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七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八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三百九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零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一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三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四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五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六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七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八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四百九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零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一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三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四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五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六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七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八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五百九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零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一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六)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七)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八)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二十九)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一)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二)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三)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四)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五)駐津附近之軍隊，約一萬人，(六百三十六)

(此牙粉各埠京廣洋貨店均有出售)

學生漸受共化

平江共禍追誌

甘肅回變之經過

馮軍激起、馮軍逞、辛亥以後

中國問題乃

日本政府言論堂策
聞紐約特電稱、此間一般多以爲美

100

由此可見、因此變故、湘垣人

守使是也、自馮（玉）軍入甘後、馬福祥及其大、經鼓動

肅回漢兩散、素有不睦

局頻有磋商、然此可解作兩國政府

中

治回亂之後、該鎮即回
嗷嗷、雖經積

動華北之

五月四日下午五點五十分

於是始決定就本日閣議協議對華政策、在

勿日本獨自之境地、（

[Illegible text]

實爲公德兩更、此致

辦肇事日兵、乙

遼東各軍實力之調查

其部下由師長豐谷
自芝罘事變發生、

退駐諸城 共

(一) 鐘震國軍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name of the person who wrote the document."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when the document was written." The title page is the first page of the document and it contains the title, author's name, and date of the document.

年度 半期 工務 機務 電汽 廠零

三元

凡男子患五淋白濁、女子赤白

治淋症白帶之藥物、名目繁多

患者爭相索服無不立愈、真有
余之功、尚乞再家、及早服用、庶

[illegible]

品年來行各埠各處極受歡迎認爲鴉片大王有口皆碑勿庸細叙今夏運奉往各埠爭先恐後因現貨缺乏致賜顧諸君多抱向隅深爲憾茲特運到大批現貨鋼針鑽針無一下全定價低廉用酬惠我者之雅意如承代理推銷開令從豐請至吉順昌面洽或函商無任歡迎之至

東三省總經理奉天中街吉順昌老號啓

附 另登公使大街郵政局開 專之原價曆前院發於本月 八日經發矣敬求利便等語

雙龍珠牌香烟

二期開獎聲明

本烟二期獎券於本月五號業蒙
官廳新聞紳商各界臨場監視當眾開獎
頭獎 二四八八一
貳獎 九七九九三
其餘三四五六七各獎因獎數過多恕不登
載但各烟商店各床子均有散分撒之兌獎
單凡有存積二期獎券者請即就近烟床
子兌照若有未得獎之獎券尚可以一十五
個換本烟一小盒至於兌單告知通函信函
索即給請知為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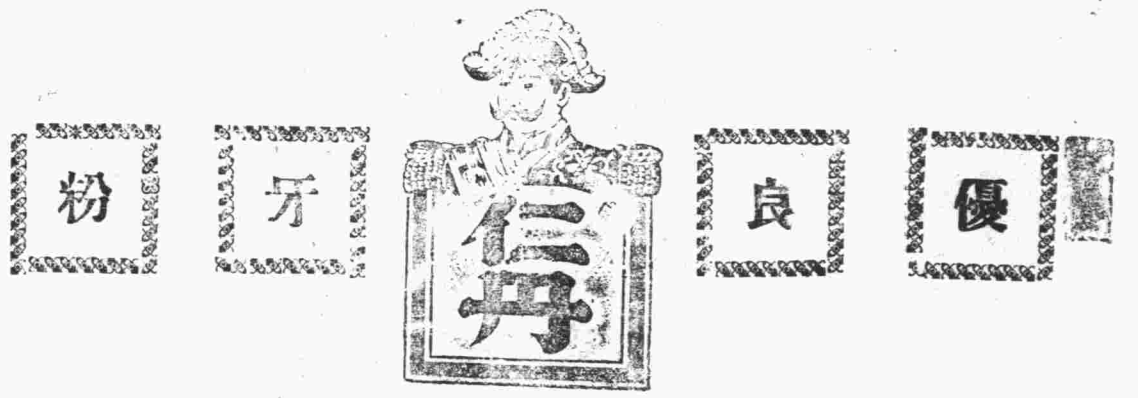
駐中俄煙草公司總發行部謹啓

奉天和發藥局廣告

敬啟者本藥局已歷二百餘年所有自製丸散膏丹虎骨藥酒及其他補藥品...

參茸延齡虎骨酒

此酒專治左右癱瘓半身不遂四肢酸軟手足麻木腰膝痠痛背痛骨節痠痛...



謹白

仁丹牙粉名馳久揚
品質佳良香味優秀
非他可比天下第一
堅固專治退症
請購一試便知不虛

東二省總批發店

西小西門裡

電話三五三號

客票通用
期開廣告

為廣告事本路客票
適用期間按照部章改
訂如後自十七午陽曆
八月一日起實行凡乘
本路直通客車者下客
票即以當日當次車為
期如有效換乘者則以
所乘之客車最近日期
為準一車為有效期因
誤點不及換車者得由
該站車站長簽發該客
票上蓋印證明方准發
下一大之車否則無効
並嗣後旅客持用客票
查有未經登車車站剪
口者亦作無效恐未週
知特此廣告

兜安氏補血清毒藥



凡血少血枯血虛血弱...
保康愈身健外痔安氏補血清毒藥



喉痛啊
喉痛啊
喉痛啊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能復男女之精力
失之已復男之精力
失之已復女之精力

天完備藥
治人便...
藥靈備完然天



導丸能保...
導丸能保...
導丸能保...

加料虎骨藥酒

此酒專治...
此酒專治...
此酒專治...

歡迎投訴

軼事

義士阿大

李天 東豐 遙遠 通化 興京 鐵中 柳河 寬甸關
 公主嶺 山陰縣 開原縣 范家屯 北鎮 盤山 西豐
 錦南 岫岩 遼陽 黑山 錦縣 義縣 莊河 八面城
 圖 遼中 復辟 撫順 賓州 長春關延吉 哈爾濱道
 開通 雙山 一面旗 呼蘭 開原縣內 雙城 昌黎縣

詩文、十三歲、以七絕一首、入慶應名人詩集之選、竟歷

也、明治初、

平 彰武 新立屯 新民 法庫 興城 蓋平 遼源
 平 本溪 台安 鳳城 錦州 面豐 海城 龍江
 平 遼東 鐵嶺 營口 四平街 郭家店 桓仁 昌
 哈爾濱道外 車安 下九台 黑龍江 安達站 綏化

無於適

既聞因草帽

無關係、以自
耶、故當時便

庫 設有倉庫各地點
營口 公主嶺 海城
地 點 如 俄 國 概 免 收 費 重
國 免 券 每 百 元 加 收 國 水 一 元
吉 林 長 春 哈 爾 濱 道

我忽

▲苦了草

雨、謂有頭

延吉 哈爾濱道外 寧安

住址

安徽之禁娼

過交由公署
八月一日一

定免費圖款兼收公濟平市條
點
黑龍江 黑河 下九台

、信同
：、他

際、欲自

在安慶

海拉爾 發售站

灰槐

小頑皮：
煩惱網中

落魄公子

友之
代售處 東三省民
豐盛源印刷局 小西門
西門處全上

味深

.....

公子聞難

價
硬軟
面現大洋
五四

日著

凡 交

大南
魁
五
五

清溝站在一零二次列車上特掛頭二等混合車
發三等客車各一輛專作奉營間通票客車俟開
抵溝帶子站卽下轉掛每日下午三點半鐘由溝
去之營列車開往營口一面由營口站在每日早
八點半開行之列車上亦特掛頭二等混合車
三等客車各一輛專作營口奉天間通票客車俟
開抵溝帶子站卽掛第一零一次列車去奉特此
登報佈告週知

▲京奉鐵路管理局招標承
做警務夏季服裝廣告

本局呈准用無限限制辦法招標承做警務夏季服
裝計總段長服裝四套分段長服裝二十一套巡
官服裝九十套警長服裝三百一十七套警察服
裝二千套訂於七月三十一日在本局庶務課開
標投標押款現大洋伍百元凡屬可做軍服之殷
實商家有願承做者逕向本局庶務課領取標單
及投標標圖可也恐未週知特此廣告

本局地址在奉天商埠地三經路北口四七
電話總局一四四五二四四六二四